

专访《野马分鬃》导演魏书钧 专注拍电影,用电影跟观众“通电”

■文/本报记者 赵丽 林琳



11月26日,魏书钧导演的新片《野马分鬃》即将上映。这部影片被戛纳评审称赞“影像风格如空气般自由”,并且“为华语影坛带来新的视角和力量”。

此前,影片在平遥国际影展的亮相同样引起热潮,开场前半小时媒体就排到了电影宫门口,想看的影迷太多,为此工作人员还特意开了备用场,双厅同映。《野马分鬃》也没有辜负观众的热情。灵动幽默、技巧成熟、可看性强是众多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第一感受。

从短片《延边少年》开始,再到《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接连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新锐导演魏书钧以“百发百中”的姿态和戛纳结缘。

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90后”电影导演的希望。

年轻、讲话没什么包袱,这是魏书钧留给记者的印象。提到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认为风格是外部评价的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他引用达内兄弟的话说,“风格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了。”

关于创作

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

《中国电影报》:《野马分鬃》起这个名字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魏书钧:“野马分鬃”的动作,是形容马疾驰的时候鬃毛分开样子,跟故事里男孩的成长挺相似的,就用了这个名字。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有很多“假”的东西,假的草原、假的警察,相比之下,阿坤所追求的真并没有如感以偿,您想表达怎样的想法或者理念?

魏书钧:关于真假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角色的角度来讲,步入成人世界重要的是辨别是非,原来的真,可能变了,产生了新的变化,他自己要重新应对这个事情,所以会有很多关于真假的东西;另外一个,电影里也强调过真实,那是我电影的一个观念,电影要追求真实。

《中国电影报》:谈到真实,导演是一个实践派,曾经也提到过从实践中去反馈知识,而不是教条地做,开始拍电影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例子能够反过来对曾经学到的知识有一个反思?您怎么样看待拍电影这个事情?

魏书钧:比如在实践中积累得不够的情况下,看书的时候会觉得这些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但经过实践之后再回头看,发现那都是高度凝练的总结。

比如老师说电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拍《野马分鬃》之前我对时间、空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如何表达空间,也不知道表达空间对于电影意味着什么,这些很基础的东西反倒会在实践前后有比较大的认识上的差距。

我的电影观念,第一,我把电影当作一个输出的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一方面是表达我当下的想法;另一方面,我有很多问题,很多困惑,不是说都是在已知全知的状态才去拍摄,有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和角度去拍摄的。

《中国电影报》:影片当中的一些镜头,比如说商场电梯镜头的设计,当时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设计?

魏书钧:这都是现场的反应。从《野马分鬃》开始我就比较多这种现场创作方式,现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我们在家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很难把场景构建得事无巨细,特别精细。真正的场景,在现场

有演员、有装扮、有环境,那才是真正电影发生的时候。如果现场有新的发现,那么我们把这个发现用到一场戏里面,往往就很生动。这种生动不是通过前面撰写剧本能达到的,所以拍电影我们总是带着这样的期待。

拍《野马分鬃》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去了很多次,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商场停业的状态,电梯也没有动,也没有想过要动,那天到的时候,副导演拿了一个红气球,我说这个挺好玩的,但是怎么让它飘起来,然后就得找氢气,如果气球飘了,能够顺着气球把这个镜头从一楼拍到二楼。但是当时没有那个氢气,后来我们就注意到电梯了,就想如果把把这个加上,主角在电梯里面,他们两个一上一下,他注视着底下,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挺有帮助的。

《中国电影报》:您曾经提到过不想把电影碎片化,要在一个连续的空间里面客观地观察,后来也提到开始做一些反思,希望把思路打开一点,不被艺术的形式所框定。您这样一个反思,在后来的创作中是否有体现?

魏书钧:我觉得会有体现,这两个说法是在不同阶段,但都是对的。我们在《野马分鬃》拍摄的时候,一直想尽可能用一个镜头去拍,这样可以保证内容完整,以及创作上的一种共性。后来发现有些戏换种方式也能表达,甚至可以提高效率,消除歧义。我们定的这种基调,其实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种技法的使用,技法反倒应该更放宽范围,方式有很多,都可以去拍摄,我们在调子上去定义一致性就可以了。在《永安镇故事集》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长镜头,有些地方也会平衡一些。

关于拍电影

“通过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有评价说您是个非常聪明的导演,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评价?您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导演吗?

魏书钧:外界对我的评价的措词好像是有些变化的,小聪明、聪明、灵光……有一系列的措词。我觉得拍电影对于一个艺术来讲,智慧是很重要的,聪明本身没有褒贬可言,我们也可以很笨拙地做一件很动人的事情,这也是艺术的本质,所以艺术跟聪明没关系,但是艺术能体现一个创作主体的智慧,如果这个艺术有这样的意

图,我觉得这两个词有一部分交集。

《中国电影报》:您说电影是输出的艺术形式,您希望观众通过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收获?

魏书钧: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通过这个电影连接到一起,电影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主观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和知识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强求。我们通过这个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中国电影报》:通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碍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您觉得《野马分鬃》创作完之后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魏书钧:现在再看之前是怎么拍一部电影的,会有遗憾,会有想精进的地方,那个时候想不明白的,今天想明白了,这些会有。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也是一样的,但在之前那样的环境里我是还会那样拍,有些事没有捷径,必须要暴露一些问题。

《中国电影报》:现在观众通常会提到氛围感,作为导演怎么把握这种氛围感?

魏书钧:氛围感,其实是我们观看一群人或者一场戏的时候的一种角度。角度是有视角的,有褒贬,这是一种氛围。另外一种氛围就是日常的那种氛围,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电影报》:刚提到这部电影可以看出您的聪明,就是用很明的手法,不完全是戏剧化推动的,有一种情绪在里面,对于年轻导演可能难度挺大的,但是您处理得特别好,都很顺畅,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魏书钧:风格是外部的评价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如果过于关注这个事,我觉得是无效的。创作主体想要什么风格,一是跟创作没有关系,二是对创作没有帮助。原来达内兄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风格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是大师了,他们说风格就像风,如果着急寻找它,可能就不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了,这个是很好的比喻。

关于青春

时代不同,但青春的本是一样的

《中国电影报》: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对于青年导演的扶持计划,您怎么看待在电影行业的状态,特别是对于青年导演。您觉得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成长的关键是什么?

魏书钧:现在机会挺多的,创投也好,各种大小的电影节,机会挺多的,比如我去别的国家参加电影节,很多国外的年轻导演,比如想进入他们所在的工业体系里面非常难,他们通常都有自己专职的工作,电影是一个梦想一样的东西。包括香港、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拍电影的机会也很少。

大陆每年有这么多新导演新作品我们都能看到,我觉得机会还是挺多的。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无论是否顺利,无论遇到的挑战是什么,还是要去做。

《中国电影报》:您说这个影片发生的背景大概在十年前,有没有想过十年以后,影片里年轻人的心理跟现在的年轻人走出校园的那种迷茫,面对的压力和社会环境已经变化了?

魏书钧:变化的不是年轻人,我们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觉得那是青春片。即便观众跟片子里的成长背景不一定一致,但青春的味道是相似的,一个好的青春片是抓到了青春本质的东西,环境会变,不同的时候,时代精神是有区别的,但青春本质的东西是在的。

《中国电影报》:对于导演本人来说,现在自己要做的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魏书钧:最重要的还是在电影本身,现在去参加也好,接受采访也好,对于我的本职工作来说,这些都是周边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把电影拍成什么样,用电影跟观众交流,这是最核心的。

《中国电影报》:在影片中也提到了拍摄的故事,提到了王家卫、洪尚秀,可不可以谈一谈这几位导演对您创作的影响?

魏书钧:最主要的还是观念上的一种影响,比如侯孝贤导演,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胸襟开阔,好像天地很宽广的感觉,以及悲天悯人的视角,这是我看别人的电影、看国外的片子都没有的感受。这种感受无法被替代,他有比较强烈的写实的电影基础。他原来也拍过很多很卖座的片子,后来他们开始拍新的电影,对我来说影响挺大的,很想追求真实自然的那种感觉。洪尚秀,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才知道电影还能这么拍,这么多对话,还能拍得这么有趣,他是影坛里面特别活跃的,一直很明确的彰显作者性的导演。韩国的,包括全世界最顶级的演员都愿意在他的剧组里面跟他一起创作,已经证明了他的魅力所在。

众表示,影片超出预期,阳光、积极;有笑点、有泪点、有思考,给青少年传达出积极向上的力量。专家认为,在“双减”政策下,影片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和健全人格培养。

《我的体育老师》在2021年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国际长片单元,斩获“最佳外语片”、“最佳长片”、“最佳场景设计”、“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外语片最佳导演”五项提名后,还入围了第六届金枫叶国际电影节院线类别“金枫叶”单项奖提名;第十八届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长片竞赛单元;将角逐第十七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等;不久前,该片荣获了第六届“金童象”优秀故事片奖。

(杜思梦)

创新表现手法 弘扬家国情怀

——《铁道英雄》专家观摩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11月17日,电影《铁道英雄》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影片主创与来自学界、电影业界和文艺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在与会专家看来,作为红色经典的全新演绎,《铁道英雄》所采取的创新表现手法、所表达的坚定家国信念、所传承的民族情怀等都值得称赞,在高度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表达,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和聚影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铁道英雄》改编自“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讲述抗战时期,我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家卫国的故事。据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介绍,《铁道英雄》的创作初衷,更多的是表达对电影本体的尊重,对枣庄抗日铁路英雄的敬畏。在他看来,精品影片既要有自己统一的风格与特征,这才是一部影片能够打动人的核心所在,才能真正丰富电影市场的供给,满足当下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导演杨枫介绍,之所以选择“铁道英雄”这个素材,是因为想挖掘此前影视艺术作品没有充分展现的八路军鲁南铁道队115师的真实故事,希望秉承尊重历史、尊重平凡英雄的心态,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挖掘。

《铁道英雄》改编自“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讲述抗战时期,我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家卫国的故事。据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介绍,《铁道英雄》的创作初衷,更多的是表达对电影本体的尊重,对枣庄抗日铁路英雄的敬畏。在他看来,精品影片既要有自己统一的风格与特征,这才是一部影片能够打动人的核心所在,才能真正丰富电影市场的供给,满足当下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导演杨枫介绍,之所以选择“铁道英雄”这个素材,是因为想挖掘此前影视艺术作品没有充分展现的八路军鲁南铁道队115师的真实故事,希望秉承尊重历史、尊重平凡英雄的心态,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挖掘。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闫少非称赞,《铁道英雄》是近几年以电影本体为基础、正面表现主旋律题材的优秀影片。在故事核心内涵上,避免了表面化,深入挖掘了其中的精神内涵,在革命(集体)英雄主义的刻画上,突出了英雄人物的个性魅力。老洪就义前以帽掩面的创新手法,老王软弱又有血肉的矛盾塑造,都真正做到了有骨有肉,实现了民族抗战精神的升华和弘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王一川认为,影片场景刻画感染力十足,故事节奏流畅抓人,结构处理实现重构,人物塑造生动形象,细节处理前后呼应,把现代革命传统与鲁南抗战文化、传统文化进行了结合,挖掘和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强化了“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赵卫防表

(姬政鹏)

《铁道英雄》“解气又催泪”征服观众



本报讯 正在热映的电影《铁道英雄》在首周末迎来了新一波观众,猫眼9.1分、淘票票9.0分的口碑成绩继续领跑同档期影片。影片近日发布“有来无回”版视频,视频延续了本片凛冽的艺术风格,同时在一开始便点明了日寇对中国覬覦已久的事实。面对来势汹汹、凶狠狡猾的侵略者,“来了就别想回去了”,“来一个宰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的话语表达了铁道战士绝不妥协、誓死敌寇的态度,激烈持久的搏斗火拼彰显着永不言败的力量。“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字幕触目惊心,也映衬出英雄们穿铁轨、扒火车,与敌人抗衡到底的伟大。

《铁道英雄》高燃震撼的战斗场面备受称赞,而片中很多触动人的情感细节,戳中着观众的泪点。凶残的日寇滥杀同胞,目睹这一切的战士们异常愤慨,却只能强行隐忍;面对危机四伏的任务,一众英雄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向前;老王被捕失去自由,还能淡定自如地怒怼敌人;老王和石头在乱世中互相取暖,以及关于“勇敢抗日”的精神传承,一点一滴都牵动着大家的情绪。一些女性观众表示,“看电影看到哭花了妆”,“《铁道英雄》让我彻底爱上了战争片”,许多男性观众也在观影过程中多次流泪,一位观众动情留言:“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以前好像从来没有看电影哭过,但这部片子真的让我彻底‘破防’了。”

(影子)

《我的体育老师》获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两项大奖



本报讯 11月17日-18日,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在澳门举办,来自内地、港澳等地近200名电影人参加了此次盛会。

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影片1200余部,作品来自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评委会审定,最终40余部影片角逐各大奖项。其中,由周勇执导的《我的体育老师》获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儿童片单元最佳儿童影片、亚洲华语电影节最佳导演两项大奖。该片由广东群星影业、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广播电视台、广东喜马拉雅影业、广州金润

等联合摄制。

《我的体育老师》由周勇执导,新生代演员孙嘉麟、魏翔主演,侯天来等20多位“老戏骨”甘当绿叶,与40名素人学生共同演绎。影片在广州取景拍摄,讲述了广州市南武中学新来的体育老师刘昊辰坚持捍卫高三学生们上体育课,与各科老师一起为同学们备战高考一起努力的热血故事。影片青春励志,直击当下忽视学生体育锻炼的顽疾,批判了“重分数、轻体育”的现象。

片方负责人介绍,《我的体育老师》已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了30多场路演,2万多观众提前观看了影片。有观